

(台灣) 卧龙生 著

紫龍珮全傳

4

濁世驚盟

時代文艺出版社

紫龙佩全传^④

浊世鸳鸯盟

台湾·卧龙生 著

下

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紫龙珮全传(全套八册)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责任编辑:逢春耕

封面设计:周剑峰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4 印张
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

1,380,000 字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南京摄山印刷包装总厂印刷

印数:15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87-0957-6/1·914

定价:68.80 元

(时代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八章 冷云仙子

六盘老道把鼠眼一眯，头部一缩，朝着冷云仙子怪笑道：“小老道背着死人静候夫人吩咐！”冷云仙子连正眼也未瞧他一下，却朝麟儿喝道：“你降也不降？”

“降又怎样？”龙女故意和她拖延，静候时机。

“降则抛刃弃剑。”

“不降呢？”

这一问立又激起对方怒火，抬腕挥掌朝惠元头上狠狠拍来，冷笑道：“不降者便以此为例！”

龙女哦了一声，粉脸变色，正待扑身相救，但见麟儿和宝琉却端立不动，只好隐忍。

这一掌来势极凶，还未接触，六盘老道立耸身纵开，媚笑道：“夫人，暂时贷他一死，不怕他们不降！”

岩后又爆出一阵银铃似的娇笑，香风飘拂间突现一位玄衣女人，头挽盘龙髻，体态轻盈，绰约多姿，一双妙目可以摄魂夺魄，这女人正是六妙淫姑，崆峒一战铍羽而逃，不料此次竟又倾巢而出。她朝老道做了一个笑脸，嗲声嗲气道：“师兄，你怎能背别人逃跑，不让掌门夫人惩罚这班无知孽障？”随着浪笑，身子一闪，径往惠元头上便拍，这淫女一向手辣心黑，动作奇快无伦。麟儿怒咤连声，纵身而出。卧云丐隐立把身子往前一横，遥空劈出

一掌，立时风啸雷鸣，尘土四起，把麟儿攻势逼住。眼看六妙淫姑掌招立落在惠元头上，不料突从斜刺里飞来一块巨石，直往淫姑右胸打来，石势疾逾流星力道奇大，加以这女人又是前扑之势，撞击自然更猛更快。淫姑惊叫一声，银牙咬碎，皓腕疾抬，立把来石一托，但因势猛石重，几乎立足不牢，石压前胸，喉头一股血味扑鼻而出。

事变起于俄顷，一条白影突从石笋之后飞驰而出，掠近六盘老道身前顺手一抄，竟捞着惠元身躯往龙女跟前便跃。因为来势太快，连冷云仙子也猝不及防，眼睁睁地看那少女把人夺去。但她极工心计，虽然已吃大亏，却还是不动声色，一见卧云丐隐须面皆动，正待挥杖疾击，遂故意招唤道：“道友，暂时住手，听我一言！”卧云丐隐虽然桀傲不驯，但对冷云之言却是如奉纶音，立把身子朝后一跃，双手微拱，含笑答道：“愿听夫人吩咐！”那女人颌首笑了一笑道：“我之为人，一向考虑极周，本门绝毒手法伤人素来不着痕迹，适才那顽童原是崆峒弟子，不知何时被百衲秃驴收归门下，竟敢与本门为仇作对，涵儿恨他入骨，我也早有除他之心，这一次天赐其便，竟落在我的手中，原本以他为饵，而今人已入彀，却也无须再费手脚了！”

麟儿听她话语有因，又见帮助自己夺回元儿的却是蛇女，不由一怔神，赶忙扑近她身前细看伤者，见他已折磨得不成人形，不由热泪如线簌簌自落。蛇女粉脸低垂，愁容满面，抱着人不肯擅作一语，龙女对她又怜又爱，已扶着她的香肩，姊长姊短叫个不停。宝琉却笑慰道：“妹子含兄丧之戚，不计前嫌赶来助阵，复又救出元弟，这种恩德实使我们没齿难忘！”

陡闻冷云仙子喝道：“明人不做暗事，他已中了我百毒蛇掌，你们还以为他能活么！”麟儿一怔神，还未答话，蛇女已恨声道：

“你这妖妇，将我哥害死，我和你实有不了仇恨，今日不见真章，谁也别想下山！”她一时气愤难忍，正想出手和敌人比划，瞥见麟儿望着伤者发愣，忙道：“我赠你的药物正好给他治疗，何不给他服食？”麟儿喜道：“你是说百毒蛇胆？”蛇女微微颌首，宝琉龙女喜孜孜地把瓶子取出，喂了两匙，让惠元吞服后，立请蛇女代护伤者，好让三人出手制服来人。

阴山派除冷云仙子以外，其余的人都往四周散开，无形之中已成了一种严密包围。美麟儿把眼神往四周一扫，反手拔出轩辕剑，猛可里一声怒喝：“这一次也轮到你们受骗了！”抬手之间，剑划十彩流光，朝正南方一棵大树之内穿去，人影带剑竟从枝叶之中倾泻而下，那是一位矮小而貌相丑恶的道人，细看正是六盘老道。他原已散开，却偏仗着身材细小复又返回，无意之间竟被麟儿看出，就此偿他一剑。六盘老道血染当场，立时气绝。冷云已气得变颜变色，蓦地，这女人从囊中取出了十二支双尖蛇舌箭，觑准麟儿张弓待发。蛇女立把惠元让龙女持抱，空着一双手缓缓走出，并朝麟儿招呼道：“季公子，不劳你动手了，我和阴山派无怨无仇，偷去灵药尚且不说，却把我哥哥和乳母杀死，这笔账我得问他们找还！”麟儿忙递过宝剑道：“赶快接住！”就在这一刹那，冷云仙子发出阴森森的一声冷笑，弓弦连响，利箭如雨。这一次，蛇箭划空之音与前两次迥然不同，麟儿来不及拔取双钹，只好朝上疾跃。一支利箭正射向他的胯部，他原可利用蠕肌攫箭之法把箭接住，但对方这一次用的是十成力道，不敢大意，只好闪身，箭贯长裤挨肌而过，就在大腿之上划了一道两寸长的口子，虽然伤口不深，出血也少，但立觉腿上一麻，知道箭蕴奇毒，忙用秘穴之法把全身封住，拔取背上双钹，准备和敌人一拼。蛇女和宝琉都用剑护住全身，可闹得手忙脚乱，不料六妙淫姑突从一石

笋之上闪身而出，竟飞出一根蛟索，手法之快如怒龙旋空。蛇女只注意到把利箭击落，绝未料及敌人有这种巧着，略一疏神，黑影盘头而至，一圈立把脖子套个正着，那身子便如秋千一般，朝左飞去。麟儿不由大感吃惊，人在空中双臂一抖，身子一侧疾落鸢旋，朝左一掠，不料对方狡狴无比，把蛟筋一抖，蛇女武蓉的身子往上一弹，这力道奇大无比，蓉儿立即昏迷，手中宝剑一松，光华缭绕直泻而下，立被麟儿顺手接住，但蛇女竟为六妙淫姑所获。

冷云仙子朗笑道：“六姑，我这计谋如何？”对方笑答道：“我囊中如果没有这根蛟索，你狡计如何得逞？”这话对掌门夫人而言，未免过分骄纵，但六妙淫姑依恃自己得宠，在阴山五老中左右逢源，一向不把别人看在眼里，连冷云仙子也不例外，在阴山玄风掌教过分专横，冷云仙子不好发作，一味隐忍，但此时，她当着别人面前出此口吻，不由逗发怒意，当即冷笑道：“好，算你有功，把这贱婢交给我吧！”边说边将盾牌往前一挡，将麟儿逼退之后，翻身朝后跃来。六妙淫姑粉脸一沉，取下蛇女项上绳索之后立朝林中疾退。冷云仙子也跟踪而进。丛林之中树木极多，衰草没胫，一阵响声过后，立感人迹杳然。

陡闻龙女惊叫：“师兄快来！”麟儿关心惠元，但也舍不下蛇女，一时倒无法决定，只好先顾眼前，晃身之间已扑近龙女，就着惠元脸色细看，眉目之间业已渐现白色，知道这百蛇胆液确是解毒圣品，不由放下一重心事。忙着师妹把惠元放在自己背上，用丝绦扎紧，待他醒转，并着手找寻松潘二义，以探明琼娘蕤春下落。宝琉缓缓说道：“阴山派已大批涌现江湖，劫运已临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，以免僨事！”龙女笑道：“难道姊姊就眼前情况已看出蹊跷不成？”宝琉反问道：“你如不看出事实真相，如何会有此

问？”龙女笑了一笑，突问麟儿：“武蓉之兄是否冷云仙子所杀？”

“可能另有他人？”

宝琉忙道：“既然我们都有如此推测，前途愈发不能大意了，琼衡二妹处境极危，伤毒危险之期也就在这一两天，如不能将人找出，所获灵药也无用途！”

东南方突传来一声佛号，音虽细微，几不可辨，偏生这男女三人却听得极为清楚。龙女忙道：“我们快追踪此人。”立循着那发音方向跃去。这一带树木特多，找人之难几如大海捞针。三人都觉心情沉重，尤以麟儿龙女为最。攒行一阵，毫无所获。

一株树干之上，竟有人刻了一只蒲团，还在中间划上一根箭簇。麟儿心中已有所感，上下仔细瞧了又瞧，突朝一株松树之上跃去。两女已知他有所见，略事迟疑，突闻麟儿惊呼道：“霞妹宝姊快来！”

这是一株千年老松，枝浓叶密，上树之后两女几乎不相信自己双目。原来靠近松梢枝桠之处，正坐卧琼娘和蕙春，虽然面貌黧黑，毒气直透华盖，但心头尚有微温，而且还在跳动，麟儿正在向蕙春施用解药，双眸里也落下泪来。龙女宝琉已分别持抱二女，又悲又喜。麟儿笑道：“这真是上苍见怜，不知是哪位佛门高僧把她两人救出，这一来少费我们多少心力！霞妹和宝姊赶紧施展佛门绝学助药力运行，不到一时半刻，说不定她们即可脱离险境了！”两女不敢怠慢，忙施展佛门灭魔绝学和大般若功，纯阳热力源源而出，直往伤者丹田之内输去。惟有麟儿，竟将惠元放在腿上行若无事，须臾，点点汗珠竟从伤者身上迸出，这种以神御气之法为内家至境，效用之奇实出人想象之外。

就在三人用功疗毒之时，绝岭山麓南坡，冷云仙子与六妙淫姑业已发生事故。

原来淫姑将蛇女背跑之后，冷云仙子勃然震怒，遂也施展奇快身法从后追来。陡闻树林之中簌簌作响，似有人在林中走动，冷云仙子不由大疑，遂闪动身形躲在一株大树之后，暗道：“如果是这荡妇走来，我得好好治她！”枝叶抖动之声业已临近，冷云仙子一晃而出，出手便是一记百毒蛇掌，一阵腥风往前穿去。

对面行来的人大声喝道：“何人敢施暗算？”也挥手劈出一掌。由于树木太密，双方动作都疾快异常，来不及分辨对方为谁，先想把人制服再说。一阵狂风厉啸之声，尘土四起，树折枝扬，冷云仙子心头微微一震，对方却狂叫道：“何人懂得母亲这种掌力？”这一句把冷云仙子叫得一颗心直欲跳出口来，忙从断枝之上纵跃而过，大声唤道：“来者可是涵儿？”

“娘，你还在这儿作甚？”

树后突闪出一紫服少年，全身武生装束，身后未背宝剑，却带着一柄银光夺目、式样奇古的利斧，少年双眉上挑，面容俊美，但生就一副三角眼，使人感觉到他阴险狡诈之极。冷云仙子早已跃上前拉着他的手，不住关怀道：“适才娘不知是你，故使出七成以上的掌力，没有伤你么？”袁素涵未作正面回答，却反问道：“娘，你想打谁？”

“昆仑派那姓季的狂徒正潜迹此山。”

“你还没有把他捉住么？爹曾说过，对付敌人可以不择手段，毒药、暗器、阴谋、恶兽、奇攻、巧袭，只要能克敌致果，无一不可使用！”冷云仙子嘿然笑道：“你父亲的话我岂有不知之理？他离此不久，也许就要返回，此山业已四面包围，敌人插翅难飞，季姓小子早已在我掌握之中，急他作甚？”

“山上豢蛇的人和那百蛇胆液可曾获得？”

“灵药全获，豢蛇的人已被你父亲用掌击毙。”

袁素涵惊叫道：“那不是兄妹两人么？女方在最近五六年才逐渐出现江湖，见到她的人，无一不认为是绝色丽姝，难道统统都把他们用掌击死？如果这样作，又何必叫孩儿千里赶来？”

冷云仙子笑骂道：“你父亲原意确是想把蛇女武蓉打死，但我把你心意说出之后，他才未再坚持己见，仅道了一句，朱家小妮绝不能轻轻放过……”

“那蛇女呢，是否仍在山上？”

冷云仙子嗔道：“你可找淫姑要人。”袁素涵一听，竟不再管母亲，迈步就朝前走去，冷云仙子怒喝道：“站住！”袁素涵俊脸一沉，冷冷答道：“怎么啦，你连路也不让孩儿走了么？虽是我娘，但也不能过分将我束缚！”

“那女人明和你搅得蜜里调油，如胶似漆，暗地里却在嫉妒，更不让你好好结婚，朱云英的变心就是她毒计得售，蛇女中计被缚，她却不愿把人交出，一走了之，娘气愤不过才追了来，遇上你，还以为是那贱人呢！以娘所见，最好是……”袁素涵一脸气愤之色，恨声道：“干脆，我和娘把她毁了，只要造成既有事实，爹虽然气愤不过，却也不能把你我怎样，而且他和她不干不净，暗往明来，你我说出来，他总得有点顾忌。”冷云仙子笑道：“世间上如你父子的人可以说绝无仅有，为了这么一位烂污女人，连长幼尊卑之序也皆忘了。”袁素涵装作未曾听到，心中却在窃笑道：“阴山派对男女之事，素主听任自然，谁有干净的份儿？你和朱璉不过做得保守一点罢了。”到底她是母亲，总还有三分顾忌，不敢当面说出只好尽情敷衍，遂献计冷云，分从两面包抄，谁遇上立用暗号通知，冷云仙子自然采纳。须臾，袁素涵已在山麓南坡发出一声清啸，冷云仙子大喜过望，竟从树梢之上踏枝渡叶而来。

一块草地之上，四周树木环生，袁素涵和六妙淫姑并坐一

处，蛇女早已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冷云仙子素心阴险，倒在看看这宝贝儿子和那淫妇搅些什么。六妙几乎躺在他的怀里，娇笑道：“你娘朝我乱耍威风，好不容易才把这女人捉到，她偏要我立即交她，可不想想，这是最好诱人之物，那姓季的小子不会不来，只要他能入伏，哼哼，那还不听我随便摆布？”袁素涵不免暗恨道：“原来她还不忘情那季家小狗，真是面首三千，多多益善，我得尽情把她惩治一番。”淫姑突作媚笑道：“这几日你难道不熬得难受？”淫徒狂笑一声，就势把她身子一转，胸唇相贴，竟着意温存起来，那丑态实不堪入目。冷云仙子原潜身一株松树之上，居高临下，看得至为清楚，但见他们两人脸红似火，星眸微闭，似浑忘天地间所有一切，女的身子全酥，浑如无骨；头部微翘，袁素涵好比一只饿狼，右手搂着人家的纤腰，左手却把着人家的后脑，拿嘴压在对方朱唇之上呶呶有声。六妙淫姑更发出模糊不清的细语：“你快点压住我的身子吧，我得被火熔化了……”正在热情最炽的当儿，身后突有人冷哼道：“做姑姑的不能教导侄儿，反诱他走入邪路，这话该怎么说？”两人耳目早已失灵，身后有人全然不觉，闻语一惊，睁眼后见是冷云仙子，不由又恼又愧。女的索性一不作二不休，干脆就赖在袁素涵的怀里不肯起来，淡悠悠地道：“安知不是素涵诱我？这只怪你家教不严，而且别人的烂账我照样清楚，如果大家隐瞒不说，二一添作五，秋色平分，谁也不管谁的闲事，否则，哼哼，只好请出五老，打开中堂，大家评理，真正是一清二白的人，那还有什么话说不过，像你我，谁都一样……”这几句话刺伤了冷云仙子的心，她一向保持着庄严的面孔，自以为一切诡秘逾恒，所作的事人不知鬼不觉，但不料秘密举止却还落在别人眼内，这一来更坚定她意志，她冷笑一声，满怀杀机，凝视着六妙淫姑道：“除掌门以外，我掌握着阴山派生杀大权，谁像

你这淫婢，朝秦暮楚，秽乱人伦，诱污涵儿，更怀着那奇异嫉妒之心，眼前你自有恶报！”六妙淫姑突从袁素涵的怀里跳了起来。冷云仙子往后微退一步，双眉朝上一挑，两眼发出一种慑人心神的光芒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还想动手！”六妙淫姑也冷笑道：“一切听便，你和朱璫的鬼祟行动瞒不了我，真正动起手来，大家闹翻了脸，事情让掌教知道，虽说本门男女关系随便，但你为本门表率，却做出这种事情，恐怕也难免一死。”

“这不过是血口喷人，朱璫是晚辈，而且还是有妻室的人，我和掌门同练武功，绝无闲暇，一切举止自可一一向掌门交待，就凭你这种无耻诋毁，血口喷人，即难宽贷一死！”冷云仙子讲到此处，阴森森地长笑一声，目视袁素涵道：“涵儿，速行将她拿下，按门规惩处！”袁素涵两道目光从未离开蛇女，乃母所言似乎未觉，这不啻给六妙淫姑吃下一颗定心丸，心说：“我们两人这般恩爱，你和他纵是母子之情，他也不会向你！”心念未已，袁素涵突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快如星驰电掣，骈两指朝淫姑腰间轻轻一戳，所中之处正是笑腰麻穴，六妙淫姑意想不到这个面首竟会朝自己下这种毒手，立时和蛇女一般瘫瘫地上。袁素涵纵声狂笑道：“母命维违，你只好受点委屈吧！”语罢竟不再管她死活，却把足洒朝蛇女胸前轻轻一踢，续道：“妙人儿，我虽然解去你的穴道，但可别心生二意，只要你逃，暗中使用真力，立时大气逆行，七窍流血而死，如能乖乖等我，看完这台好戏，保有你的乐子！”他回顾自己的母亲，得意一笑，立即垂手候命。六妙淫姑破口大骂道：“薄幸人，我什么全给了你，不料你包藏祸心助纣为虐，往后看我饶你！”袁素涵劈面唾道：“你还想活命么？眼前唯一方法只可略减死时痛苦，错骨分筋，缩阴剖目，甚至于乱箭攒心，都是我们处罚别人的好方法，任便一项你想求死也难，娘惩人的方法更是新奇

别致。”六妙淫姑不由浑身战栗，语带哀求道：“你失去九天元雾剑，费了我不少心机，不但打点你父亲弄得力尽筋疲，其他四老身前更是体奉得无微不至，这才大事化小，使你平安无事，却不料你恩将仇报，得意忘形，反用种种恶毒方法把我摆布至死，我为厉鬼也不轻饶你们！”袁素涵勃然色变，冷笑道：“淫妇，到到还敢如此嘴硬，我偏叫你好受！”遂劈胸一反将人提起，右手握着她的衣领朝下一撕，一声裂帛，紧身玄服划然自开，连抹胸也被扯掉，现出雪白脂肤，颤巍巍乳房如出笼新慢撩人情思，袁素涵此刻却丝毫将他一推，六妙趁势朝那妇人肚上踢去。冷云仙子掠近前拿手不加怜恤，飞起一脚朝地下一缩，避过腿，身子缩作一团。袁素涵不免当场愣住，怔怔地问道：“这原是娘的主意，如保还救他一命？”冷云仙子瞪了他一眼，脸上微现怒容，斥道：“这样一脚踢死，未免使她过于痛快，看娘慢慢折磨于她！”微抬皓手，屈指轻弹，两丝寒风分别打在六妙淫姑双乳之上。那妇人一脸惨白，乳房立即胀大，而且渐渐发红，头上的冷汗如同断线珍珠滴滴直流，这是冷云仙子惩人的独门手法，名叫“缩阴飞乳”。六妙淫姑只觉下体绞痛，气血朝双乳之内翻涌，五脏六腑径往上移，全身筋骨似产生极大拉力一般，直欲爆碎，不由双睛突出，热泪长流，不住哀声求告道：“我与你们有恩无仇，如必欲去我为快，为何不一刀把我杀死，却让我受这种活罪？”冷云仙子哈哈大笑，只笑得身摇体颤，前伏后仰，道：“淫婢，你往日威风何在？五老祖护之力却不如我母子两人把你惩治得不生不死。”语声未了，陡闻一阵轻微的啾啾之声，忽从六妙淫姑双乳之内喷乳如泉，气血不断涌压乳腺，乳尽继之以血。受刑者直哭得声嘶力竭，不但花容黯然无色，那痛苦简直无法形容。袁素涵涎着一副厚脸，两眼不断打量蛇女，直恨不得把她咽入肚内。蛇女怒道：“你母子两人这般恶

毒，天必不容，有朝一日看你惨遭恶报，那时也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”冷云仙子嘿然冷笑道：“你如不安分守己，我也用同样手法处治你！”蛇女生性刚多于柔，软硬不吃，绝无丝毫怯意，也立即报以恶声道：“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，身入武林谁还怕死！”冷云一声怒叱，扑近前挥掌便击，袁素涵侧面将手一挡，掌风飒然，蚩尤掌法出手凌厉无俦，掌击之处又是玄机要穴。这种向母逞凶的行为，虽说在阴山派屡见不鲜，但亦悬为禁例，冷云仙子不由一怔，形色黯然道：“你疯了么，总不能为了一位女子对母亲这样。”袁素涵大笑道：“孩儿也不能让母亲随意惩治与我亲近的女人。”

“怎么啦？惩罚这般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，你不乐意？”

蓦地这恶徒脸色一沉，阴森森地冷笑道：“身为女人，总以母爱为重，如果过分主观，便得失掉儿女！”

“素涵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”

“只要母亲不干涉孩儿行动，我也不揭谁的疮疤！”

“涵儿，你！”

“这是我出自内心之言，是母子才会当面说出！”

“至爱者莫如父母，娘岂可随便顶撞？”

袁素涵复大声笑道：“无谓之言不说也罢，六妙我玩厌了，不妨让你尽情惩治，但这朵娇滴滴的鲜花，谁也不能动她一指！”他不再管冷云仙子的死活，立从地上把蛇女抱了起来，想迈步就走。刚一转身，半空里突传来一声佛号，一只破蒲团滴溜溜地从空直落，无巧不巧，刚好落在袁素涵的前面。冷云仙子一皱眉，凝神注视，似惊愕此人来历不凡。袁素涵也知道有高手亲自出面阻路，遂朝后一退，大声喝道：“何人敢大胆与本门掌门夫人作对？再不答话，后悔已迟。”眨眼间，蒲团上竟立着一位慈眉善目，身

着破袍的老僧，单掌问讯道：“玄风夫人和小施主可否高抬贵手，看佛祖金面，把这两位受害人交与老僧，功德无量！”袁素涵朝后一闪身，竟和母亲立个并肩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和尚既已身入空门，为何五蕴不空，六根难尽，还想在女人身上沾惹是非？”

“小施主，上苍有好生之德，万恶首在于淫，多行不义必有后果，孽海茫茫，回头是岸，难道你就不动恻隐之心么？”

袁素涵立朝乃母怂恿道：“娘，这妖僧逞口舌之利，何不让他及早回头？”冷云仙子哼了一声，未即作答。袁素涵大喝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再不走开，想管我母子闲事，别怪我们立下煞手！”

六妙淫姑此刻已不成人形，乳头鲜血滋滋而出，双睛奇凸，厥状至惨，见了这位慈悲圣僧，不断引颈哀号道：“圣僧，大发慈悲，让我早点死去吧！”老和尚双眸一睁，射出两道寒芒，双手微抬，立发出一阵轻微破空之音，和风飒然，直朝六妙淫姑身前拂去。冷云仙子怒喝道：“和尚你敢！”双手平胸直推而出，竟打出阴山派独门掌法“蚩尤九幽掌”。四周阴风如箭，声如鬼哭神号，蛇女和六妙淫姑立觉如置身冰窖。袁素涵立把蛇女抱退六丈开外，但六妙淫姑却惨叫一声，立时昏绝，扑倒地上。场中轰轰之声大作，两股罡风回旋飞舞，激荡成声，如倒海排山奇劲无匹。冷云仙子鬓角间已出现冷汗，但胸前却护着天心神盾，虽然吃力，但并无败征。

老和尚垂眉合目屹立蒲团之上，如一尊佛像，绝不为风力所动摇，但冷云仙子的掌风把他一身破衲，吹得飘拂不停。袁素涵不由大惊失色，心说：“母亲功力在本门已是有数高手，不料这和尚不但敢和她互作对手，而且内力之纯似乎比她尤高一着！”紫光缭绕而起，冷云仙子竟以天心神盾作为兵器，猛往老和尚当头便砸。禅唱声响遏云霞，满山头梵音四起，人影晃动间，老和尚立

把蒲团往上一掷。这东西如一道车轮直飞而上，并还呼呼作响。双方出手都无比迅速，神盾下砸，蒲团上扬，略一接触，仙子前扑之势当即受阻，盾牌上翻，破蒲团就她胸前一压，这位阴山派的掌门夫人立从空中直落。老和尚一声清啸，啸比龙吟，双臂微抖，半空里现出一条灰影，随手一抄立把蒲团接住，随即翻身倒转，朝着袁素涵身前落去。破蒲团发出一阵劲风，把袁素涵紧紧裹住，左手两指如戟往他右臂点来，招式疾快，综错无比，迫使袁素涵往斜刺里便纵，急遽之下只好把蛇女当件兵刃，朝前便挡，还不断冷笑道：“和尚，你想救人么，这无异于让她早点送命！”老和尚正容笑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如此毒辣，老僧岂能让你好好逃脱？”一阵衣袂飘风之声起自老僧身后，冷云左手两指如戟往他右臂点左盾，拂扫之下，连点老和尚“凤尾”主斜刺里便纵，急遽之下只“尾龙”五大要穴。蚩尤玄功与众不同，冷笑道：“和尚，你想救人挥展，阴风罡力便源源出手，疾射而至容笑道：“小施主，你如此拂，身躯半转往斜刺里直退，两足离袂飘风之声起自老僧身后猛可里却来一个急促大转，快如脱，拂扫之下，连点老和尚“来，破蒲团“雪花盖顶”，直取百汇。眼龙”五大要穴。蚩尤玄功与突飞出三块斗大石块，跟着三条人影，阴风罡力便源源出手，疾老和尚适当其冲，略一怔神，蒲团上身躯半转往斜刺里直退，两块竟被老和尚左手托住，往来人当中反击而回。当中一位貌相奇丑，左臂特长，五指如钩的怪和尚，他一落地，石块正朝他砸来。怪和尚把猿臂一挥，扑掌便砍，“啪”的一响，碎石纷飞，猿臂怪僧虽将巨石击碎，但也被来人内力震退两三步。

袁素涵一见这三人现形，不由大喜道：“师兄们，快把这贼秃擒住，别让他逃！”那三位奇形怪状的恶徒，咧口长笑道：“师弟，你可乐了，这么娇滴滴的一朵鲜花，正是含苞待放，初试云雨那

味儿自然特别，如果玩腻了，别把她毁掉，让我们兄弟也乐上一番！”冷云仙子见他们言语无忌，不由笑骂：“下流胚子，口没遮拦，回山之后，准吃一顿蛟筋！”三人朝仙子唱了一个肥喏，同声答道：“掌门夫人在上，弟子等就此有礼！”

原来这是阴山四恶中的哭道人、丧门僧和那长耳客王祥，其中黑手怪在侵袭崆峒时被麟儿擒获，服毒自裁，结束了一生罪恶，故四恶仅剩其三。这几位又丑又恶的淫徒却是袁素涵的死党，也最得冷云仙子的喜爱。

老和尚趁着恶徒叙话之时，疾如飞隼，挟持六妙淫姑朝后一退，立在她背上连击三掌，用佛门般若神功把那缩阴飞乳的奇毒手法解去。六妙淫姑从死里苏醒转来，一见阴山派高手群集，老和尚则是单人徒手，不由低语道：“圣僧，赶紧逃吧！我一身淫孽，该有此报，不劳为我这种一无可取的人担这种风险！”

冷云仙子见对方已将人救走，行若无事地朝丧门僧和袁素涵道：“这位不知死活的秃驴，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，却还想搭救本门这位淫妇呢！”丧门僧咧着一张怪嘴哈哈大笑道：“像他这种又穷又野的和尚，哪里去找女人，淫姑向抱施舍之心，来者不拒，臭泥鳅遇上饿老鸦，安能不一拍就合？”六妙淫姑此刻已不知哪来的勇气，竟指着丧门僧破口骂道：“你这禽兽不如的恶徒，斗胆侮辱圣僧，往日我确是世间一位最坏的女人，从即日起我要痛改前非，拿你们这般恶徒的血，洗净人间的罪恶！”哭道人嗥叫道：“这种贪生怕死的女人也想痛改前非呢，来，我们一同把和尚拿下，她便无所恃了！”

“却也少不得老叫化一份呢？”

树叶簌簌作响，人踪一晃而到，卧云丐隐立又出现场中。他一来，老和尚顿有惊愕之状。老丐却朝和尚大声笑道：“百衲道